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之一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男 塤 校

春秋左氏傳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論史記次春秋去其煩重以制義法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論各安其志失其眞故成左氏春秋杜氏經傳集解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卽皆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左邱明

先經始事　始問門仰綱　有詩謂耶之

受經于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鄭漁仲曰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于春秋悼公使之傅其太子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周之典禮不存惟魯春秋爲列國所正此作夫子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此與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馬貴與曰三傳所載經文左氏爲傳蓋公羊穀梁行[illegible]文撓入正經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子元凱始以左氏傳附經文各年之後先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

隱公一　孔疏云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之子母聲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即位周書諡法隱拂不成曰隱僖侯僞振臣子言之故諡之公

〔傳〕隱公元妃孟子　〔註解〕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孔疏〕元始也長庶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無諡先夫死不得從夫類是也妃匹也○妃[illegible]諡[illegible]起志忠公之無適

桓之母爲夫人此兩明所予乎乎叙夫怨于仲子送出夫人二字亦作陽雖備築馬出詳是隱桓二傳伏傘領筆也

也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諸侯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呂記志隱公之爲次正也）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孔疏石經古文虞作筱魯作表手文容有似之者按仲子手有曾字文宋武愛之曰是當爲魯夫人史記索隱謂有魯夫人文非也呂記志仲子之歸賈後聲子所以貴寵者惠公非其道也按宋今河南商邱縣今山東曲阜縣）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詳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太子帥國人奉之爲經元年春不書卽位傳呂記志惠無子桓之命奉之者乃在隱公也）仲子有文在其手。季友亦有文在其手。桓則躬蹈弑逆。季則世擅國命。其所謂瑞。乃天之降孽於魯者也。故傳首揭此以爲鑒。或謂左氏好言嘉瑞。又謂三家子孫飾言。皆非也。 古者諸侯無再娶之禮。孟子爲適夫人。則聲子仲子

皆妾也。且繼室以聲子攝內政。則隱爲庶長矣。桓母安能貴。桓安能以母貴。乃宋武以祥瑞之故寵異之。而公亦求援大國。故宋以夫人歸公。以夫人娶。覲後歸賵。不及聲子。知已聞於王也。當時諸侯妻在猶再娶。如衛莊公齊桓公鄭文公皆是。母爲夫人。子不爲太子乎。然非禮矣。惠公志在立桓而不以告廟者。以桓尚少耳。左氏述一清川瀨罪惠公。正亂本也。

經　己未元年春王正月杜解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孔疏凡盟必割牛耳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司盟之官北面詔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尊卑以次歃戎右尚敦槃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此天子會諸侯使衆盟之禮也接春秋列國私相盟誓始此蓋盟并貶貴而彼許於此有之胡傳言之詳矣邾魯附庸國曹姓今山東鄒縣蔑魯地今泗水縣東有姑蔑故城。○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得儁曰克孔疏云戰勝其師得

其稱傳者鄭國姬姓宣王母弟友之後朱子詩傳鄭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武公得虢鄶之地乃徙其封是爲新鄭按今河南新鄭縣鄭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今鄢陵縣。○音偃

子之賵孔疏宰官咺名也仲子惠公之妾婦人無謚當繫夫日之說以明所屬衆妾不合繫夫當以字配姓其尊子戴嬀有諸背越禮也咺吁既反賵撫鳳反。○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按此參盟之始宿小國風姓今山東東平州東。○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按此王臣私交之始來者來至魯也公曰來奔穀祭仲曰來朝非今河南開封府東北有祭伯城。○祭側界反傳同○公子益師卒

二周字可括諸儒存王正月者等皆一攝字且拘隱公十一年心跡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解】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于策補述蘇氏曰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卿大夫奉攝主于西階南而攝主謂娣姪之子次當立者故隱公亦攝主也

人君即位之始年曰元年。此史氏之成法非大義所寓也

何休云、必天子然後改元說者因謂開卷元年便見諸侯

之僭愚按春秋魯史非天子之史也以魯爲主而王朝列國之事因告附見故君稱公國稱我皆本國臣子之辭三代王者特重正朔而無年號春秋大書正朔明天子一統之尊自託元年識本國一君之事何氏所云秦漢以下之史非所語于三代列國之史也魯史曰春正月夫子增王字尊王之大義也傳加一周字以發明聖人尊王之義王周二字連讀後世皇唐皇宋皆本此春爲周春正爲周正于月一陽始生可以爲正卽可以爲春其義甚明何休之黜周王魯及胡氏之夏時冠周月蔡氏之改歲不改月皆可以此一字正之　穀梁氏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又謂隱之遽爲成父之惡以[illegible][illegible]曰先君之失禮再娶

邾子克也引注一句左氏慣用之法有注于事先者提挈也有注于中間者前後關鍵也注于後者通論斷案也

非臣子所當譏也公攝位以俟桓長得事之宜或曰非父命也隱卽有之亦正也曰非也以仲子爲夫人則欲立桓爲太子父之志卽父之命也隱如自立則必言乃父之非禮黜仲子而棄桓尙得爲人子乎故隱之讓德先儒方諸伯夷其不行卽位之禮自居於攝以明終當讓桓乃所以爲賢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杜解儀父名也。按釋詁云及與也穀梁曰內志也然有非內志而亦曰及者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爲邾子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附庸之君當稱字貴之非謂此盟之善而應稱名者特稱字以貴之也諸儒以胡傳例稱字爲是左氏貴之爲非誤

師大衆也城大役也而非公命是以其擅而藐視之故尚爲寫氏之禍伏筆

矣。

夏四月、費伯魯大夫費如字帥師城郎。郎魯邑按今山東魚臺縣東北有郎城西南有費亭不書。非公命也。

按費、郎、極地皆接壤。城郎。爲明年入極張本。周禮史官有大史、內史、外史、小史之屬。春秋魯史也。左氏獲覩十四國史書而於魯加詳。其有當時記載未登策書者。錯綜識之。以明魯史不書之故。前後事蹟無甚關係者。畧之。

申侯[illegible]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按申國姜姓今河南南陽縣北有故申城生莊公、及共叔段。杜預段奔共故曰共叔按共國今爲輝縣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寤生之說不一史記鄭世家云寤生生之難[illegible]寤絕生而驚寤也正字通寤同迕迕逆也則改字矣愛共叔段。寤惡婦人之情不可理喻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

尖與有力焉
雖備無此敵
而詩云孝子
不匱疱惕甚
寤生
注兩字曰姬
武入莊及字
莫者初字呼
姬忘字叔段
三段於公曰
中進說不義
明知其不義
而聽其自及
其法使不可
制

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
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按開以他邑兩法帝王世
紀以西虢為仲雒泌國名記亦謝虢仲封西虢叔對東承乃
謂叔為西虢傳為東虢說也與仁傑門傳稱虢仲者所仲後
稱虢叔者即叔後接西虢後為晉為此東虢為鄭滅制一名
虎牢今河南汜水縣
西東虢國在滎陽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京鄭邑接今河南滎
陽縣東南有京縣故城天子諸侯之弟有稱太叔者如大叔
帶大叔儀之類曰京城外之也即此見其尖教或爲故侯其
名驕之非也。祭仲鄭大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
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大都不得過
百雉疏云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則公七里
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
害。按稱姜氏不以為母也曰焉辟若姜推而納諸阱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
之所。無使滋蔓。謂義滋多也蔓延也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

上面多少當勸遏出可矣二字繫然而起

先後兩愛字極相關考叔愛其母能愛及推公之母公愛其母不併愛母之所愛施孝叔以錫類考叔

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踣也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 公子呂鄭大夫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廩延鄭邑在河南今延津縣北 子封公子呂也 曰。可矣。可除之 厚將得衆。厚謂土地廣大 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之人不爲衆所親暱 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 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 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或意兩將守爲疑獄不知不義不暱鄭之誅必有人發之而子封伐京爲然之戰 猶云反狀未形乎 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出奔共今與秦晉鄭陳後史恒之法當伐京 辰不同杜預夫子敬替文以示義是也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書稱弟法

下段寫母子上十分渲染語見于兄弟上十分洽浹本一意到底而似以釋經作機條隔斷其實上三層是順敘鄭志下一段好遂寫鄭志正其其失教也方知姜氏及段皆寵而克段之鄭伯爲一篇之主

汪云兩敘賦詩太和洋溢

則疑于佞夫書公子則屍于槊冦按入臣而如二君用大師勝之見段之叛逆經不言師言克則有師矣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于殺難言其奔按經不言殺則段之奔可見。附注難如字遂寘姜氏于城潁鄭地按今河南臨潁縣西北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按今登封縣有潁谷蓋段在則全體皆昏段去則天良漸萌悔不特存于心且形于口觀下偶之可見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補正爾雅云肉謂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助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闕其月反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洩洩舒散也按賦詩者喜極歌詠不必

另起一形境
引作者亦筆
聖飛撰

確指何詩大隧四語左氏極力形容其母子如初也。羊世反遂爲母子如初毛貌來曰春秋麗萱口血未乾而剸刃矣猶於母子之間必黃泉之言是慈何敢於悖義而不敢於悖不義也考叔曰吾姑使吾君母子如初而已隧而相見可也蓋納約自牖之道。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穎叔孝子篤于愛親又能以己之孝愛人之孝是能錫爾儔類也詩之所謂惟考叔足以當之杜解傳引詩不指與今說詩者同後皆倣此

鄭伯克段之獄或以爲故寺大邑陷之于死未免深文或以爲善全兄弟聽其出走未免失出惟左氏罪其失教洵得春秋之義非爲段寬也段之叛逆人所共見鄭伯之志隱矣故鄭志二字是主腦首點母子三人不重姜氏醜亂見莊公與段同胞何忍疾視其不義而致之死已隱射到志字請制引虢叔爲鑒以爲生死之機間不容髮[illegible]

以死段也於兄弟之情猶未盡泯瑰水叔謂提出死字使母姊疑不欲者非也姜猶不省爲之請京段甫入京凡舉動深中莊之所忌而克段之志已決故三子三諫極張皇而莊三答極冷淡是鄭莊有死其弟之志也及反謀已露曰可矣從前積忿盡洩後來隱禍俱銷先發制人別無他議云公聞其期夫人將啟想見京城內外夫人左右皆莊布私人動靜消息莊必知之殺深罪其處心積慮夫豈誣之乎予封伐京而莊以一軍遏其去路難之者難乎其出奔也四面皆兵投生無地段雖困獸猶鬬克之者已無緩追逸敵之心矣段是日出走莊卽于是日過母出宮而已俟諸城潁單車葦至白髮頹然毫不怵心生無相見遂字

遙接出奔十九字作一氣讀而莊于是乎如其志或云上一截是克段下一截爲寘母總以姜氏始終不如左氏釋經者也經但言克段而已母子如初而段不敢歸母不敢請兄弟已不能如初也試思考叔之于公公之于姜及段孰親而叔能以一言悟主公乃不能積誠以悟母婉轉以訓弟且純孝如考叔其調停母子曲至而公不能使爲段傅合其多方開悟設法補救以至于融融洩洩傳特爲敎字作一樣子而鄭伯失敎之罪乃無可辭或云段非可敎然則將不敎而誅之乎或曰祭仲子封三諭見欲非欲引詩言爾類以見諸臣皆莊公之類從無失敎之言但有翦除之象皆有媿于純孝之封人也爾類公也類非二子也

前段敘事後即斷制解已插大段下乃詳言之開文家無數法門爲天闢日兩事後提而論有詳略參伍天子前有五字後亦三字于惠公前只一字後插龍其數十字變化不測

有一字滲漏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征遲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公羊用車馬曰賵按春秋書宰渠伯糾宰周公及宰咺皆冢宰也疏以爲宰夫非是方氏貞解咺斥名謂孔子叱之非也使從史如仍叔以行次書宰周公以國書孔子無從得其名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疏謂天子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往先儒非之多援顧命爲據或又疑成王崩於乙丑距癸酉康王即位僅九日五服豈能畢至恐訃畢壬九日即位而發何之諸侯集可知天子葬期七月而同軌畢至也

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疏云卽三十年傳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疏云踰月通死月亦三月也援同位言同爲大夫者外姻謂他國有婚姻之好者故雜記有大夫士赴於他國之君之禮此同位外姻原兼他國言之若大夫士有官守則大夫遣偕臣士遣僕隸

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稱**弔生不及哀。**按杜解既葬則緦麻除諒闇終喪司馬公王伯厚皆辨其妄附注云杜於晉戚

注云非禮也
過收

太子之服應既葬除服援此傳文及鄭伯辭享景王愛樂爲
證今考傳弔生不及哀言悼公甍久今來明不及哀哭方盛
之時耳至如子産爲鄭伯辭享直云兕喪聽命傳亦但言蟄
鄭簡公壯何由知其定爲既葬而除也杖向議景王明言三
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乃謂議要豫凶事非禮也仲子在而來明補注
聚而不議除服可乎諡顯其澤
說者多疑傳妄朱子曰古人不諱凶事
如國君即位爲椑之類拔椑齊闕椑也

傳謂天王賵惠公兼及仲子仲子固未卒也未卒而賵似
非人情然當時非禮之禮原有不可意測者諸侯再娶強
固自矜依附故仲子得聞于天王時將改葬惠公故賵惠
而加禮于仲子也夫車馬非殉葬之物不過爲葬時儀文
身後之榮耳故大夫有生而賜謚大人有生而歸賵皆寵
異之過禮衰世之事也且惜仲子尚在故二年之卒越三
年而考宮適當除喪之後諸經無不合也或曰周僻隱遠

傳聞之誤謂仲子靈豈眀入魯境而不之祭耶或曰如云
兼賵當云惠公及仲子僖公及成風此何以不言及惠公
死者也仲子生者也死不可以及生也僖公子也成風母
也子不可以及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按之書法有所不得
施也如曰歸惠公夫人仲子之賵此見賵仲子而不見惠
公之賵也成風已稱夫人如歸襚曰夫人成風不見爲僖
之母也不隨筆以春秋大義言之微特仲子爲妾王不當賵
仲隱公之立未嘗請命于王天討不加而反賵其先君故
賵惠賵仲子交失之魯史深惡其事以一綴一急爲言若
曰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天子七月而葬一踰已爲三年
天王崩武氏求賻作斷案仲子未卒天子命賵豈蓋惠公

衛桓親會。而天王之崩葬。未聞如京師哭臨遣使加賻。同軌之義謂何。比事以觀。嗣後王不書葬。不必有傳矣。讀者毋以一傳止釋一經也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杜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問春秋例也補注陳氏謂左氏所紀其不見于經者皆夫子所削既非經旨亦失傳意按紀國姜姓今山東壽光夷國妘姓今即墨縣有蜚不爲災亦不書。蜚負蠜也按春秋紀異有不爲災亦書者固知史例不一而聖經之義不係此也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宋邑按今河南杞縣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據下傳宋人伐我。大無禮也。而公亟於求成。宜其見侮。而以大夫[illegible]命也。[illegible]人心之故不書公。

申縣大子二
字是承闕公
出而來之義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則義哭曰臨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孔疏有宋師是報黃之敗公將兵禦宋麥蓋事于大子故有闕按黃氏澤謂傳見惠公在時偵已稱大子非也傳見隱公立奉桓為大子也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孔疏諸侯會葬非禮也按衛國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今河南淇縣改葬惠公公不為喪主者以桓為大子當主喪蓋為前傳攝字證也衛桓會葬以公非大子不主喪無以相見成禮故不見公蓋為公不臨喪證也皆所以明隱讓之實公但不為喪主耳至葬事則加力經營否則不必改葬矣或議其畧者謬也

滑字公孫而
伐先紀役王
師而報伐諸
鄭鄭祭曾析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共叔段之子出奔衛按殷者奔不書彼國亦不告也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補註傳見鄭為卿士私役王師非王命不書虢師西虢

脩多俱以爲竹出之結云非公命早爲錄理之兆正云請師之鄰盟猶聯拔

號同也按今河南陝州稱注疏內封國與工師同

伐衛南鄙。請師于邾。按使邾邀眥邾子使私于公子豫。魯大夫似請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邾地按今山東費縣西南不書。非公命也。

叔段奔共。共，衛邑。閔二年，狄入衛。傳云。益之以共滕之民。即此。毛氏條貫以爲鄭邑，謬也。段奔于衛，故其子滑亦奔衛。衛桓遭州吁之亂，幾致喪嫡。乃入公孫滑之言，爲叛兄之段報讎伐鄭，又何怪他日州吁率數十亡命入國乎。鄭欲報衛結邾。邾欲附鄭，聯齊兵，聯禍結，皆衛桓啟之。請師非禮也。請于公，復私于豫。公不許而豫遂行，固豫之逆命，亦公之無刑。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史官載筆君爲重故君不臨發衆不見公帥師非公命與作不出于公史皆不書非聖人不書也君史書於策則聖人莫知其不見公非公命矣至三家專政大夫之命即公命而悉書于冊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畿內諸侯不知有王列國所以無王也諸侯無王大夫所以無公也三書非公命而此曰非王命權之不移由來漸矣

衆父卒 公子益師字衆皆終 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

不與小斂見公恩誼之薄按公穀皆以日月爲例而左氏

僅一見于此比事觀之猶未合也左氏熟知史例間有以臆度晳史之意失之者

經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杜潛魯地近戎按戎今山東曹縣故戎城此書會之始○夏五月莒人入向孔疏莒國已姓譙云嬴姓少昊之後杜云向小國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按將卑者非君親將也師少故不稱師杜又云或稱師或稱人史異辭也按此入國之始莒今山東莒州向今江南懷遠縣西○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按今山東魚臺縣西有極亭此大夫專兵之始○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魯地按今山東魚臺縣東○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按隱公姊妹○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按此外相盟之始密莒故山東昌邑縣○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illegible]

也何以知之曰三年戕異者宮告哭也隱其已恒母也竝隱以恒爲隱之人子其保之隱夫人吉廟從謚從世然隱不坡反哭於寢盡同于[illegible]人哭也子不書葬也知之何以見不祔姑也[illegible]○鄭

人伐衛凡師有鐘鼓曰伐按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宮或問桓十六年冬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則向為魯邑明矣然亦為莒取。還音旋

莒子娶于向邑大夫以兵入向取向姜還未嘗有其地也。

發明莒人不書滅之義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費伯也庈音琴也。勝之。

庈父城郎早已窺極意極為莒之與國報其入向之怨歟。

自此極不見經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按程子謂迎於其所館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

所赴懼而遠遊他國以逆婦者其說是也哀公問言冕而親迎亦迎於所歸其君文王之親迎爲世子時也諸侯之親迎入覲而至殿里也皆不得爲比此卿爲君逆得其常禮何以書國亡君去而寄於鄰國可閔也故其逆其歸皆書之猶七年之書紀季姬之歸也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陳編杜云子帛裂繻之字名與字相對有聯窒撰此字耶

杜氏曰莒魯有隙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史稱字嘉之也趙木訥曰終隱及桓無東鄙之役子帛之功也愚按紀爲魯平莒故爲密之盟諸儒俱謂大夫不先諸侯杜氏比之內臣似牽合竟莒來盟者亦大夫耳當云紀子帛莒人盟于密子字或人字之譌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杜預曰元年取廩延之亂

庶延之取。鄭報之。伐其南鄙。未得志也。因牽邾魯之師。然邾以小國曾無公命。但爲與之盟而散。至此。鄭人聲罪伐之。呂氏曰。於伐國見無王之罪。于討滑見不息之怨。

經 辛酉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今釋例以長歷推 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 也不書朔 史失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崩太子洩父早 卒孫林立是爲桓王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 于其母日抄公穀作尹不免改經文 ○秋武氏子來求賻 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故不稱使魯 不共王職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毛傳 武氏天子大夫武氏以名來而其子行之猶仍 叔之子也賻助喪之物於此來求之始曾附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元年大夫盟于宿故來赴以名經筌 外諸侯書卒從赴也赴曰卒謙辭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來告故書按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 齊國姜姓太公望之後今山東臨淄 縣石門齊地 今長清縣 ○癸未葬宋穆公 魯使大夫 會葬故書

聲子也一類僧云此既公母也為公故稱君氏亦為仲子故祀皆閒為仲子為桓也公一氏若喪知見

傳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周太史所記是壬戌而魯書庚戌從赴也史官以赴書於策○魯人安得改之不書葬魯不會葬知天下諸侯之不會葬也○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杜解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為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按孔疏大意赴於同盟即不祔亦稱夫人薨如子氏是也薨書夫人葬可書小君然不反哭則不書葬我小君故仲子不稱小君反哭書葬而不赴不祔不稱夫人葬亦不稱小君如定姒是也三禮皆闕如君氏與孟子是也祔姑謂適祔於嫡祖姑妾則祔妾祖姑

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按言不書其姓而曰君氏為公故也杜云曰君氏以別凡媵妾

趙東山曰仲子再娶稱夫人而聲子書子氏卒旣無以異於衆娣姪且嫌於適夫人之不成喪者如姒氏孟子而名實亂矣禮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女君之黨服此攝女君之明文也女君稱小君攝女君稱君氏　或曰氏猶姓也蘇氏曰詩云母氏聖善又曰伯氏吹塤禮曰汰哉叔氏又曰哭於賜氏皆非姓也金仁山謂氏猶家也詩曰母氏劬勞然則將謂母家劬勞耶諸侯稱其母曰君詩刺衛宣姜曰我以爲君君小君也母也蒯聵稱母亦曰君母君氏卒猶云母氏卒耳不言母而言君旣不稱夫人以其攝元妃內政故以君尊之不言子氏元妃爲孟子其娣姪爲子姓可知也　孟子定姒不稱夫人不書葬或葬或

補出武公見鄭伯世篤忠貞莊能可不類曰平王之卿士君臣之分梁然林西仲曰貳怨皆從心上來出爲下不由中立案汪云信不由中一語斷定以下只用反筆遂爲史者紅曰四語板對排是御尾斷援

不葬所以書季孫宿君之惡君氏不書夫人不書葬所以著隱公讓國之賢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王貳于虢（西虢公。王欲分政于虢，不復專任鄭伯。按今陝西寶雞縣有虢國城）。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平王子。質音致）爲質于鄭。鄭公子忽（鄭莊公子）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按杜謂取孟麥踐之一云取以爲牧關用以傳用周正。非麥熟不成之候也。溫，今河南溫縣。成周，今洛陽縣）。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蘋蘩蘊藻之菜（蘋，大萍也。蘩，皤蒿。蘊藻，聚藻也。蘊，紆粉反），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潦。潢音黃，潦音老），可薦於鬼

日然日古於滿秋到禮章禮遠而分定何必所一禮[illegible]一亦不狀之細注云已收藉將用以及用引証作證風神西嘗道說寄侯寺監

神可羞于王公也（羞進）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采蘩采蘋詩國風義取于不嫌薄物）雅有行葦泂酌（詩大雅也行葦取忠厚也泂酌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也）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為用）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天王未葬嗣君儼然衰絰而諸侯稱兵肆掠取麥取禾此天下大變中主所必誅者況鄭為卿士當為天子治姦而乃悍然伐之乎斯時告喪之使徧天下而齊與鄭盟會未葬曾無一外臣入而唁邪且至挺戈京邑更何有天子諸侯此後便緊接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比事讀之齊桓晉文烏可以不興歟　春秋惡交質而君臣交質尤為奇變王政雖衰何至於是故傳專咎平王而鄭不足責也

王曰無之四字與首與尾合却交質無可明必君臣之名分久置矣安得不言二國澗溪四語已合下引風雅然俱西周之詩以見周室盛時雖蘋蘩筐筥行葦泂酌皆可使諸侯承祭天子燕賓何等忠信慈惠今故宮黍離世變已極溫麥周禾徒供太息耳兩相映照傳有餘慨焉　平王之世中外帖然至桓王嗣立而其勢大難矣楚橫于南晉亂于北秦據其西戎狄復竊發魯宋衛篡弒叠見而鄭莊又跋扈于王畿肘腋之間結魯盟齊黨宋聯賊臣為一氣而陰與王室抗至繻葛之戰而天地傾矣春秋可無作乎陳止齋曰春秋托始于隱公實托始于桓王其說是也蓋前此平王嘗大有可為之勢而知毋忘父反讎為思其受

卯孝穆公之論國一節翻作兩段俱從先君憐出見立殤公無將按正形容其誠之決也

病在大本不立。頹惰五十餘年。以致日朘月削。至交質而陵夷極矣。桓王從此而不禮鄭。而伐鄭。寤生從此而伐王而敗王師。周之衰。鄭爲之。桓王之不振乎。致之此。篇其發明春秋托始于桓王之意歟。　僖二十七年。齊孝公卒。公有齊怨。不廢喪紀。以爲禮也。杜云。喪紀者。弔賻之數。是于鄰國猶然。況天子而待其求。且求之而不應乎。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杜解穆公兄宣公也舍與夷宣公子即殤公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按愷悌之言出于至性使人油然生孝弟之心對曰。羣臣願奉馮穆公子莊公。首惡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

紹改先君不卹有華督弒何也與夷殺穆公本意名此亦難便非[illegible]云叙[illegible]公[illegible]代公[illegible]與[illegible]內叙[illegible]宗恐[illegible]

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是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按不為一巳之名而為先君之德尤見至公之心君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殷禮有兄弟相及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按引詩言與夷固荷此百祿而深惜其不然若馮與夷皆非茲德縱使立馮與夷亦必不請失在不知鄭非付託使馮居其國

左傳開卷識讓國兩人一魯隱一宋穆隱為桓所弑恐于心跡未明或有以致之故于不書即位不臨喪仲子薨子之卒逐一清出以著讓國之誠宣與穆各成其讓而與夷與馮化讓為爭或穆之[illegible]利有依回則亦有以致之故

于屬殤公事寓得極詳明以著讓國之決稱宜爲知人非表宣也正以表穆之賢耳論者必歸亂本歸獄二公過矣

華督弒君傳于孔父不下斷語細讀此傳孔父受命明知衆心不屬生死以之其忠類荀息而無斯言之玷者也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注解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按今山東長清縣）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孔疏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

鄭莊挾馮以饑宋因滑以饑衛且以交質之故陰欲抗王也非藉強齊不足以勝之故齊僖侯于境內而莊急赴焉杜云既盟而遇大風車覆于濟水之旁見鄭伯冒險遠出幾危其身而不顧陳止齋曰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注解得臣齊太子也太子居東宮）之妹曰莊姜（孔疏衛莊

鄭重提出莊姜仰鄭遜然出桓公突起公子州吁緊殺逆去母子有前好兵一篇主腦

提句照六段入蓋供成大樂說突接將立州吁急遊附應將上下面字字收拾州吁身上渴云大儀忽用反接若斷來上逆不

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莊姜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為大子早死故傳立也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媯冗疏陳國媯姓虞舜之後按今河南陳州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厲戴皆謚

桓雖為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按先儒謂莊姜地位儒高可方后妃而傳中未齒表曾不知莊姜賢行已見于詩綠衣燕燕諸篇故點賦碩人一語背曰其詳已見術漲耳子藏為亦然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衛大夫七畧反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按自由也四者邪心所由起而寵祿之過又為四者所由起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按莊公明知吁不可立碏言克其邪心勢必亦以為君乃能安靜於反狀許故急轉正恐或讒石碏泆言非也欲與大伋子封可以折鄭莊而欲方其恐孚克不以僭晉試言悃悃乎其人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叶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降其身則必恨恨則

只照之爲詳
兵情緒以下
及從大處說
未方亦兼字
加一連字使
之緒省處中
此段著緊鍵
節筆益靈

忌亂不能自安自重眕之忍反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

加大附注不加大以故位上下言之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

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

不、可。按著此四字知石碏未嘗不以義方教其子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弒其君故

傳先經以始事

此篇明桓公所以立州吁不敢肆惡之故。蓋母夫人。調護于內。賢宰輔。捍衛于外。而亂臣賊子。竊發無因。不然。吁之及何待遲之十六年之久哉。上段惡之下段乃老爲通篇眉目。惡之者。不止嫉其人。惡其有寵好兵。將有篡奪之事也。桓公一日不立。石碏一日不請老。明寫石碏之諫。而莊

姜維持于內可知且碏之諫語語注著桓公又若爲莊姜惡之作左券一以見兩人保護之功一以見兩人先見之明也此時儲位未定嬖寵睥睨碏名爲諫寵州吁其實欲公使子完早正位東宮耳故以將立州吁一縱隨以階禍折轉驕奢淫泆適以啟其邪心邪心者弑兄簒立之心也夫寵以下是邪字注腳又分別六逆六順將孽子怙寵嗣子孤危嬖妾席寵夫人失位皆在其中並未提出桓公無字不射到桓上結出桓立乃老隱然與毋夫人始終保全大子也按史記桓公立紬州吁想石碏與有謀焉吁既紬故石子可以安心退老與此死灰復燃碏與義皆不及料也

經 戊午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伍郭書取言易也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穆姿牟夷叔為莒有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又為魯有也按杞國姒姓夏之後今河南杞縣牟婁杞邑今山東諸城縣有婁鄉城此伐國取邑之始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孔疏不稱公子史文有詳畧毛傳史原有之徒名之例按此齊弒之始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今山東東阿縣此諱遇之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陳國今河南陳州蔡國姬姓叔度之後今上蔡新蔡二縣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魯大夫不義宋殤居發而取齊而伐鄭貪禮喪矣按此大夫會伐之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按州吁兩會諸侯伐鄭則已列于會矣而殺州吁史不書衛蒞此時無霸無所請一列于會則不復討之例也杜誤為未列于會故不書君謀濮陳地○晉卜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傳 桓王元年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

經宋公……州吁……〔[illegible]〕

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陳傅言所以書遇）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聞衛亂卽不尋盟且簡其會禮同入亂賊之地果何為耶蓋宋衷焉呼以助呼者要督也

宋殤公之卽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程頤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謂宋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所謂兵也）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陳傅言經所以不書圍）公問于衆仲（魯大夫衆音終）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見絲猶益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

○棼扶云反

一夫字何減去排偶之迹

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州吁弒君列國不聞問罪之師而宋殤首與之會伐鄭由鄭欲納馮州吁以此投其欲也傳提清此旨發明聖人罪宋之義又補叙陳蔡見助之故爲首爲從罪狀分明州吁書弒于前不必復斥于後而衆仲再斥州吁何也曰即以斥三國也州吁爲賊便見三國皆黨賊之人公不言賊之當討而但卜其成知清之過已與宋謀將必乞師于魯故極言其無成以逆折公與成其亂之意兵猶火之喻隱與好戰之宋殤相照見其言不可從也

乞師甚吁而猶托於從逆衛家徐穀梁曰以伐鄭之以收鄭諸見州吁欲以亂成辰上下結過於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魯微見外乞師讚惟晉特書之不公辭之衆從仲言之羽父公子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按宋魯竊吁而督與翬故尤而起

黨惡也專兵也強君不義也一疾字該之然書翬帥師而疾之義自見非因疾之而去其公子也與無駭溺挾同程子謂再叔四國而言其罪以侮再伐爲責按經始伐在夏再伐在秋初伐時但圍鄭東門五日耳能至秋耶程說非也

經書秋于自以吁猶去稍知將與衛引於郎從厚語機而吁乃癖平而發來毀似以偪救學故急縣孫州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林堯叟桓公尚存未有讒諸左氏追書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

守連大親亦收吁中而之爲純臣之從本族背法任明不叔曰細埠腸寸矣之不可屑討言用恨必窮所筱鳩用日三學風馳蓋學

之。八十曰耄稱臣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自辟詩之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奴伐反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或曰使陳桓而如齊惠稽將若之何予謂首云未能和其民便爲誅吁主盟蓋未和之故不特窮躍用兵民怨入髓亦公行弑逆衆憤所歸給之入陳碏復以忠義感激使人人有討賊之志萬一陳不能從併力拒守別立嗣君必不使其再入此碏之運籌于萬全也吁甫離衛境使已間道先入陳都云衛國褊小明示以衛國臣民皆爲我用又云此二人者明示以逼國危之必不肯爲其臣子想見衆志

成城便足脅制陳人不爲吁用矣夫子書衛人殺州吁以表衛國臣民討賊之心以著石碏至公無私之美曰于濮則陳人之功亦著矣石厚問定君想見石子家庭間不露聲色故畫策而深信不疑王覲爲可晉武得此四字便已收拾故翼此亂賊之常法可以使其子之信二月弒君九月授首一紙誅亂不必傾國之師大義滅親獨創人倫之局傳以純臣許之而孫莘老猶以書于濮爲譏遠地責衛之臣子豈通論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討賊聖人所予也賊討自然立君傳曰衆也明其爲衆人

所欲立然立于衆人而不立于王則悖也衛人旣州州吁當告于王即以諸子當立者請而後奉王命立之名正義順矣春秋列國諸侯之立無不告于同盟亦自必告于王然旣立而告猶弗告也故賊未討而立君如宋殤之弒馮立晉靈之弒黑臀立是也賊旣討而立君如宋閔之弒御說立是也史官悉書于册夫子槩從删去特書衛人立晉之文以見諸侯放恣擅自置立習爲固然君曰諸國立君不過如衛人立晉而已

讀左補義卷之二

受業毛昇增參

四明姜炳璋輯

男琭　塤校

隱公二

經癸亥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孔疏使陳捕魚之具觀其取魚以爲樂按棠魯地今山東魚臺縣有觀魚臺○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杜解將卑師衆但稱師疏云郕國文王子郕叔武之後今山東寧陽縣○音成○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別立宮也按舞有干羽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翟羽也○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序鄭上○螟蟲食苗心者爲災故書○音冥○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彄苦侯反○宋人伐鄭圍長葛

信伯以三句滿事備物對起點出君字隨頓任君字一語頂起全神而下逼寫星說來俱解宿于此文極稹括語帶鉄秋也見古大臣諫善開祁氣象

按鄭邑今河南長葛縣此書圍之始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諡也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注〕大事祀與戎疏云僖伯字子臧其孫始得以王父字為氏今加臧于僖伯之上追言之也凡物廣言諸事物講習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按度審度也軌法度也量猶分限也禮運月以為量言講大事以齊法度之分限謂之軌度取材用以章禮儀之采飾謂之儀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亟欺冀反獮息淺反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眾而還振整旅眾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于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數所主反昭文章〔注〕旌旗明貴

川澤所出性
以氣諫宗
收應兩君字
俞寧世曰人君往往權辭拒諫以文其所欲而亦若者復將順其私忠諫之士所以積默也

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去皮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射食亦反）公曰吾將略地焉（略總攝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按想見大臣風度）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按矢魚俞氏說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矢直作射解朱子云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補注引淮南子時則訓云親射魚親君不射句可見）

按周禮天官𩟄人春獻王鮪月令季冬始漁夏之季冬爲之仲春可漁之時然有司之事也僖伯將君身看得極重當納民軌物安得不以軌物自處反覆開諭俱就大槩說

末段方實指觀魚復以卑隸官司與君身對勘稍知自重當廢然反也李氏謂民事多端以未及省耕識侈循不知篇中農隙二字最著眼當周之春農功方暇偶爾遊觀何至病民此公之隱衷然公所謂暇日節豳風于豵豜武之日也劉炫氏曰捕魚獵獸相類然獵之坐作進退所以教戰獸之齒牙皮革可充器用而捕魚則否故人君可觀獵而不可觀魚隨手點出農隙盡逆折其乘時佚遊之心而明示以及時當爲之事耳公雖遁辭心實內愧故後此猶勤役後之思歟錄此諫章凡治兵大閱大蒐皆準此

曲沃莊伯桓叔成師子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按今山西聞喜縣翼晉舊都今翼城縣王使尹氏武氏周世族大夫助之翼侯奔隨曲沃翼本末見桓二年傳

晉地名今介休縣東有古隱城○補註獻公末年晉晉告命始通前是告命不行非作經時削之也

春秋十二王○惟桓王尚有興周之志○思振九伐之威○觀其後以秦師執芮伯○以三國伐鄭○即繻葛敗後○猶與虢公立侯緡○合五國伐沃○晉之臣民○為故君效死○皆王師風之也○成師弒昭侯○其子非伯弒孝侯○又率二國伐翼○王何至以二大夫助沃乎○如果助之○何以忽而叛王○或曰沃不堪王之求也○不知武公定翼○猶盡以寶玉賂僖○況此時欲伏王靈頁亟乎○吾意莊伯不能定翼○使人反譖翼侯于王○王誤聽之○如桓十年詹父訴虢公○王遂伐虢而出虢公耳○因命二大夫助沃逐翼侯○命立其子光主晉祀○叛王者莊伯○自取之○不奉王命而并逐其子也○于是王怒○命虢公伐沃○取

馮云他篇敘謀與戰作兩截寫此獨謀戰合寫

故翼而立哀侯。或曰。哀侯在翼。莊伯何以不殺。曰二大夫
至翼。早有立光之命。故不敢也。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君薨十四月乃葬明其非慢君氏曰僅會葬故書何與賊之討客飭

四月。鄭人侵衛牧。衛邑按今河南汲縣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

燕師伐鄭。按傳見鄭衛逆其不告故不書燕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今汲縣西鄭。祭足。原繁。洩
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
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一名虎牢按汜水縣西有虎牢城。洩息列反曼音萬六月。鄭二
公子曼伯子元也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按補正子元疑即厲公字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蓋非公在時所以櫟為子元之邑故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杜以為別一人非也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初寫戰事只數十字。而兵法皆具。鄭莊梟雄。善為攻取之

法。衛挾燕師伐鄭曰燕人則燕自有將不徒以師爲衛也。覦破燕將頗怯故今先犯燕師軍其前者燕師之前也軍其後者燕師之後也。一明一伏布置已定三臣并出燕先落膽轉戰至制伏兵突起出其不意而燕師驚走燕敗而衛亦走矣。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按逐莊伯而立哀侯名而叛翼光于翼。

按明年翼侯立于鄂從哀侯請于王王遜位號公伐沃入鄂王命可謂知義矣不書于史無文也。

衛之亂也鄭人侵衛故衛師入郕。國也疏云史記郕叔武武王弟也[illegible]義州吁弒君而

郕伯因之爲利無人心矣因侵得入得不償失足爲小人不義之戒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杜解萬舞也

公問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

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

前引叙四語皆宿用六巳明得以數八字復用八佾方齊商以一下字包括諸侯三句而統之僭所其中隋而論斑言而不識益云分微耀於首尾作叙以用六削字總收法又黎

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按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出二八則每佾八人宋太常傳隆謂以八人爲列降役以兩降其二列附頒以爲一列又濊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王伯厚亦以服說爲然又汪氏謂降殺以兩諸侯既降于諸公則伯嵩降于氏爲二于男復何降按天于八佾諸侯六佾五等皆用六先儒謂廟制堂制五等皆同何獨于佾有異傳于諸侯下卽言大夫可見矣汪氏據公數以駿左適見其謬劉氏又謂士無舞特牲少牢皆士禮無用舞之儀按儀禮多不攻舞不獨特牲少牢也士有廟有祭卽有樂又何必有功也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疏云八音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土塤木柷敔匏笙革鼓也八風東方谷風東南淸明風南方凱風西南凉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

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按此句正對公問言惟不故用八八以下爲六爲四擇而用之可也

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用之唯在仲子廟用六佾

春秋之世。禮崩樂壞。僭樂者不止于魯。僭迹衆仲之言。絕

大名分凡肆夏彤弓歌雍八佾皆聖世所必誅也又云節八音而行八風見大樂與天地同和習之歌鍾齊之康樂鄭之淫樂皆聖世所必絕也十二公所載樂官樂律樂舞皆以是爲準　廟無二適故仲子別廟桓未爲君故聲子有謚而仲子無謚考宮何以不稱夫人夫人生稱也何以不稱小君其子未爲君而無謚不反哭不祔廟猶未全于小君也然公以夫人赴王以夫人賵六佾未爲害禮初獻猶見舞宮之用八如故也叙衆仲言正釋經初字之義異

十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杜云文王廟顧亭林曰諸侯二不得祖天子而有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伯禽爲文王之孫天下無無祖考之人特立一廟以祀文王也據祭用生者之祧則文王廟亦當用六況其他邪到公是日呂氏春秋云惠公使宰逃請郊廟大禮王使史角止之其後在魯賓爲墨翟之學如成王有賜則天朝定制衆仲何

此叙宋魯成隙之始為後交兵伏案

公直辭謝宋不假師正與鄭伯以王師一以字反照

不逆以對公也入佾雍詩初用于文王廟後遂及於羣宮爾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杜經桴四年再見伐之恨

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

之役也邾郛。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

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補正杜說非人情致實云使者未知公之聞入郛諱之不以告

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

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為七年公伐邾傳

邾人欲報邾田之役。而以釋憾于宋。告鄭中其欲也。宋使

請師。公欲以救宋市德而飾詞。以對拂其意也。六年傳大

書云。鄭伯始朝王。此時未至司也。天子郊遂之民遠率之

以伐國。夫魯[illegible]以[illegible]矣。一言兵止不從而王欲禁

不能亦可見王積怒于鄭久矣傳點王師二字而鄭之罪不勝誅。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恨諫觀魚不聽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經 甲子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杜解和而不盟曰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按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棄惡結好艾齊地今山東蒙陰縣西北有艾山此齊魯交好之始。

秋七月。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冬。宋人取長葛。秋取冬乃告也

傳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孔疏渝變也變即更之義成則平之訓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杜云。公之為公子。戰于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鄭因此而來渝平日趙曾向慕宋長葛既取鄭恐魯從宋而鄭益殆故急于求會而魯猶未許也至祊歸而魯鄭合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杜〕註翼晉舊都也 疏云周成王滅唐始封唐叔受懷氏一姓九族五正者五官之長於殷時爲五行官長襄龍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遂世爲晉強家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也 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鄂晉別邑前年桓王立翼侯之子于翼故不得復入翼別爲鄂按鄂今山西鄉寧縣

九族舊臣五官之長及大夫嘉父皆逆晉侯于隨想見遺臣故老不忘君國一成一旅有志中興成則爲少康之靡爲敗則爲漢之翟義劉崇宋之張陸或以爲止嘉父一人非也。

夏盟于艾始平於齊也。

齊鄭一黨宋伐鄭而齊不得救者以魯爲之隔也于是鄭使反命而齊即爲艾之盟因鄭而求好于魯也 說詳木部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按傳例無鐘鼓曰侵]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按[illegible]也]于

陳。陳侯不許。五父[公子佗]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陳侯曰。宋衛實難。[按難謂難與爭也]鄭何能爲。遂不許。[義門讀書記周鄭交惡而]

陳桓方有寵於王。故不許鄭成。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悛止也七全反]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盤庚]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易鄉俱去聲]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周任[周大夫]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蘊紆粉反信音申]

善鄰息民。善之大者也。構怨殘民。惡之大者也。篇中責陳桓者。喻兵以火。又喻以草。務使絕其本根。斯殘民之惡去

京師困乏鄭日朝王或有以悅王心

而息民之善生聖人無義戰之大旨傳于此首發明之以見春秋所予在親仁善鄰而戰伐圍入皆聖人之所惡也。

秋。宋人取長葛。（杜解）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乘長葛無備而取之 按或云圍之朞年是年鄭方侵陳大獲豈不救長葛乎

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杜解）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于經也已國不足旁請鄰國傳見隱之賢。

定五年輸粟于蔡有所輸也。此爲之告糴無所輸也。王不命糴于齊者以往歲螟災絕亦困匱也。傳以爲禮者不以無王命責之也。史不書者不敢以爲已功也。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杜解）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 按何以起鄭結怨於陳文[illegible]王[illegible]許故男[illegible]王不禮焉。周桓公[illegible]公然爲周采地 按[illegible]此河南山縣南 言於王曰[illegible]

之東遷。晉鄭焉依。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蔇至也其帶反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為桓五年諸侯從王

伐鄭傳

鄭伯王卿士也。八年傳。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則以前皆鄭莊為之。爲周室輔秉國之鈞。而三年始朝可乎。斯時君臣之隙已成。周桓以爲前之晉鄭。乃心王室。而今日之晉自救不暇。鄭伯桀鷔。東結強齊。爲黨王欲鋤鄭。勢有大難。不如因而善之。庶不至于決裂也。

經乙丑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illegible][illegible]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于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此特書者後此不忘紀之五廟歸于鄰以奉宗祀聖人以其賢將有其末必錄其本也葉石林爲克宗謂叔姬紀季之配則當如莊二十七年書莒慶來逆叔姬宜五年書齊高固來逆叔姬此不然其說非也。滕

侯卒按滕國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今山東滕縣有古滕城。夏城中丘魯地按山東沂州有中邱城此書土功之始。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按此列國來聘之始。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卿士伯爵也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衰狄強盛不書凡伯敗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凡國今河南輝縣楚邱衛地今山東曹縣有楚邱亭此王聘之始戎患之始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稱能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于策明禮經皆當書于策仲尼修春秋皆承策爲經邱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依此按左氏謂薨以名赴爲周公禮經耳而赴以爲凡例皆周公之制則誤也

諸侯薨稱名以赴之例。諸儒多非之。謂即位之初。以名赴

我我因其卒卽以名書于册者孫氏覺也謂嘗同盟未必皆名不同盟未必不名者劉氏敞也謂臣子當創鉅痛深之曰必不忍稱其君之名者趙氏匡也謂禮備書名不備不書者呂氏大圭也然左氏亦自有說焉凡諸侯卒必立嗣君嗣君之立必請于天子曰某侯某卒當嗣子某立王立爲君然後請先君之謚于王謚定而後葬其赴也不可以稱寡君寡德謙詞非可以加于先君也初薨無謚又不可以稱其公若但言先君則祖考以上皆稱之國下可一日無君故赴于列國上言某侯某卒當嗣子某立迹其告

之辭故亡者嗣者皆稱名如必天子命下而後赴則恐遲五月而葬之期如不待天子之命而直赴列國則無王

也故述其所以告天子者若曰使天子之命耳不敢質言嗣君之必立也同盟者同方嶽之盟也告之同盟不敢煩遠國之赴弔此皆成周有道時之禮經也東遷以後諸侯不守臣節立君則竟不請命輙赴同盟約其辭直曰某侯某卒嗣子某立史官即以其來赴書于策夫子作春秋于其書某侯某卒謂猶不失古初之意皆存而不削而其云嗣子某立則但存衛人立晉之文而餘皆削之惡天下之無王也杜氏求其說而不得謂盟以名告神故薨以名赴夫告神之時即知其名又何待他日之赴則杜之謬也其有同盟而不以名赴不同盟而以名赴者春秋之盟非復方嶽之盟事盟變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係耳如曰備禮則告喪何[illegible]

之備也。王爽以淫名君于諸侯而曰楚子。其卒者。此聖人之特筆。非史官之舊文也。楚特不書其葬。謂其號之不可登于策哉。

夏。城中邱。書不時也。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程子曰先儒毋弟之說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者以同母爲加親非於會道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按不書以宋鄭終不能平此盟虛設耳 公伐邾。爲宋討也。

隱公拒宋而與鄭平。及宋鄭平而懼。鄭交未固。宋好已離。恐合以謀我也。故伐邾以媚宋。五年邾鄭伐宋。宋報鄭而未及邾者。以遠故。備鄭更深也。然邾實主兵。宋所怒也。

而力弱于魯公毅然伐之於我無挫衄之憂而於宋有損

忿之德君子不為也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杜解如今奉使而私覿之禮）凡伯弗賓冬王使

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邱以歸（杜解傳言凡伯所以見伐　孔疏伯國未與惟曾為慎）

自隱七年至桓八年周人凡五聘之勤魯君無一介

之報周始悔不自重自此王臣不下聘者七十四年

范香溪譏左氏謂戎執凡伯由朝周不賓之故則罪人之

義果安在哉愚謂不然傳以為不賓失禮之小者也輒敢

執天子之命使則戎狄陵中國之甚衛人不能救凡伯不

能死諸義皆括其中　二年潛之會戎請之也唐盟公不

許唐之盟亦戎求之也戎猶未強倚魯為重至此怒伐天

子之命使蓋列國無王效尤而起而戎遂世為周患

二句孔子總結
論斷

陳及鄭平〔杜解〕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補注〕外涖盟不書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志不在於歃血〕泄伯〔鄭泄駕〕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洞〕蓋不以盟為重也鄭良佐〔鄭大夫〕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佗之弒太子在桓五年泄伯知佗之不免良佐知陳之將亂並在十年以前此時陳桓有寵鄭伯求昏國勢全盛而幾已先兆詩刺佗曰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先知者固不獨鄭二子也

昏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補〕鄭以忽有王寵故鄭伯許之乃成

經 丙寅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按〕衛地今山東曹州北三月鄭伯使

宛來歸祊〔杜解〕宛鄭大夫祊鄭祀太山之邑今山東費縣治卽故祊城○必彭反庚寅我入祊鄭氏曰受而有之呂氏曰已遣吏治之○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桓侯封人立○辛亥宿男卒元年宋魯盟于宿宿與盟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不書名○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序齊上瓦屋周地按河南洧川縣南有瓦屋里○八月葬蔡宣公三月而葬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邑按山東莒州西北魯君特會外大夫之始詳說凡公與强國之大夫盟不書公諱强國以無道加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盟則書公以公自欲與之盟也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公替莒人僭矣杜解非也○螟爲災○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杜解〕平宋衛于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犬丘垂也地有兩名宋鄭相讎以公子馮故鄭衛相讎以公孫滑故然鄭仇衛

何琇侯曰祊山當有桓公武公廟釋祀是不祀桓武矣胡氏以爲無王吾又甚其無祖

淺而仇宋深。故平衛易而平宋難。齊僖欲爲瓦屋之盟。盟有日矣。宋公忽邀衛宣先相見也。王氏謂必以夫馮之意因衛以邀于鄭。鄭不從。故瓦屋之盟不與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徙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前年鄭欲平于魯。以扺宋黨。而魯爲宋伐鄭。則宋黨未即離也。鄭艷許田。而又欲好魯。故初以祊易。既乃使宛歸祊。若曰能絶宋而好鄭。則許田姑不必致。蓋餌之而爲後圖也。公遂受祊。故瓦屋之盟。鄭人不與。而公與齊鄭一局而

前不熟明自周二字而於送女者所出後祖作[illegible]格而上來下所皆爽爽生那

辭采。或謂以兵入祊、或以爲無許田事、或以爲公不肯受皆非也。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杜解周人于此遂畀之政、陳傳中言鄭虢之際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陳大夫也。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杜解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陳鍼子送女至鄭、見忽此時方告于祖廟、因知其自周至陳、未嘗告廟而往。人本于祖、本不立則枝葉無所附、何以成生育之功。蓋忽質于周、便道適陳、而鍼子所言後竟不爽。人道之始、可不慎歟。

[illegible]若齊已下宋則一會一盟似鄭亦與以志下告不三國皆極矯首偕求鄭之股而正意於魯蓋昜中時合鄭不受盟之意參難極矣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五伯迭會溫不書以瓦屋之盟爲尊併下事書之筆削舉重之義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杜解言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

三國盟於周地而咫尺不見天子乎。鄭人挾齊以朝，蓋擒知王意而以齊脅之也。前此鄭伯朝王，王不之禮，今又號公柄用，于是以齊偕入覲，示強國如齊者能左右毋得輕吾黨鄭矣。諸侯朝王，蓋曰三接至榮渥也，而似曰齊人盡王知其意恐之甚深，并齊亦漠然處之歟。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杜解二年紀莒盟于密爲魯故今公尋之故曰成紀好。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

其民君之惡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三國宋衛鄭也鄭未受盟而齊遽告魯故爲揚言强之使平衆仲不置一辨意中、默會其不易平、也　厖屋齊倩小覇之始也僖以鄭莊爲雄平陳附魯相爲一氣并此惟宋衛自爲一黨皆與鄭讎故毅然欲平之非爲宋衛也欲兼收五國之用而已執其權爲撥伐計也迨鄭終不受平與其失柔聽之鄭寧柔新交之宋而卒與宋絕　秋盟厖屋鄭已與宋絕至冬而齊猶慫慫以平告魯用　如許心而卒不可得見鄭之縈焉者淺而宋之讎焉者深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杜解立有德以爲諸侯因生以賜姓謂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胙之土

[illegible]六氏亦依以字爲氏一一何於三前後則以天子賜諸侯以賜姓者名氏以繼未官邑賜以字爲氏皆省也春秋初年文字極簡括

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諸侯以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爲其臣因氏其王父字謚○因以爲族○按鄭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取其舊官之稱以爲族朱解如晉士氏中行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邑爲族皆尊之將君瑕云如晉韓趙魏氏公命以字爲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氏

異

公孫之子不得稱公孫故禮以王父字爲氏○周衰禮廢○氏族不明此無駭之卒有待于羽父之請也無駭卒于是年十二月○即于是月賜氏猶書無駭卒者史辭畧也○翬溺柔挾鄭宛楚椒吳札並準諸此豈因未賜族之故哉傳立此篇○見春秋初之史例如此○而去族示貶者皆後史之謬

例也。三十餘字無所不包。後世氏族志不能出其範圍。

先儒云。衆仲博物可方鄭僑。

注云書時失也總一句兩後皆分說

經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雨于付反。挾卒。魯大夫。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魯地按今山東費縣

傳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霖解書癸酉始雨日霖義下言自 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按亦震電 書時失也。夏之正月 癸酉日始以後雨且震電綿不止也後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爲時失 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杜氏謂經無霖字。經誤。劉氏敞謂傳不宜亦言爲霖。傳誤。然皆不誤也。自三日以往爲霖。今癸酉始至庚辰相距七

日其爲霖而可知經不誤也言霖以震則電在其中傳亦
不誤也
夏城郎書不時也經箋郎逼宋魯將北會齊鄭伐宋恐宋掩虛
宋公不王杜解不共王職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
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邾入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公怒絶宋
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告之冬公會齊
侯于防謀伐宋也杜解齊鄭一黨故鄭告伐宋而齊僖會魯以謀之
王衰而會不會求聘而魯不應則天下之不共王職者豈
獨一宋而鄭爲濡謀伐之又以瓦屋之盟齊已告平三國
于魯而興師無名且干三國之怒故假不王名色討之因
以王命告魯邀齊僖爲援說者謂王人不出故經無異文

敵情歷歷如見衆亂逃去已爲入伏中

下敍戰多少情事只一衷字盡之

不知鄭伯眞奉命正宋不王之罪何必王人之出蓋王實無是命而鄭伯假之以濟其私也然其假之也以爲王左卿士之故故起處點明時王分左右二卿士以右卿士與虢公而以左與鄭至桓五年王不能堪并左卿士削之乎

是奉王命討不庭者爲繻葛之戰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軼突也公子突鄭厲公也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則不恥退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夫聃乃甘反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衷謂戎師在三伏之中殪死也按戎人分前後二隊精

[illegible]又一曰廢非伏欲未有不設敗輕進必致大將當務持重

銳俱在前敗則前後不相救其常也鄭爲三伏第一伏近二伏次之三伏遠戎人之前師爲嘗寇者所誘已入深處祝聃師第三伏兵起戎駭而奔還而聃逐其後也于是第二伏兵起衝戎師爲二截于後者不得前後伏擊之奔於前者方欲出而前伏又逐擊之戎師包於三伏之中所謂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也戎師大奔後騎單不復繼也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淵蓋經既不書故準經爲文以總之

春秋戎狄大爲中國患故得臣敗狄經叙其功鄭伯敗戎傳銘其烈皆所以攘夷狄也

經 戊辰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會地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陳傅遜一役再有事略稱人前目而後凡也春秋無一字褒貶之義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宋地古顏反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鄭得郜防二邑歸功于魯程子曰取二邑有之辭也郜今山東城武縣防今金鄉縣○郜音告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國名今河南考城縣孫氏曰戴鄭之附庸吳氏曰取者敗其兵而悉俘

鄭加意報響衆亦出力助鄰二邑歸之爲許田地也伐宋二字包括前後齊鄭用勝叙齊鄰所明戒績之不合所貪者郕有作也且以見公之會也

其衆也。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杜經書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按鄧魯地當在今兗州府境此盟與下老桃之會不書諸注謂以中丘爲重非也蓋重在伐宋而其中技節不書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六月無戊申老桃宋地按今山東濟寧城北有桃鄉城 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宋地 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莫日傳有可展鄭主兵齊魯同會老桃刪齊鄭非後炎何以敗宋獨公入邑獨鄭齊師竟無著落公不與入郜何以庚午入郜明月歸於公入郜入防宋何以隱月不一救皆不可解也按上文戒師期郎戒會伐宋之則也故使發先伍公役至二君以公未至故但以大大主會瀫所以書人也二君侯公至復會于老桃以定方略不言伐宋蒙上文之辭也蓋鄭伯志取二邑分三路進師齊師直向宋都不明叙者巳該于伐宋內也鄭以一軍陷郜令公駐單于營以爲援營近郜之地也於是宋衛三國入援遊師坊戡而鄭巳圍郜急

趨救至背為公所敗出其不意也宋卒不救郜防者為齊棄
制不得救也鄭圍未解魯師繼攻而郜防俱不支艱辛未嘗
已所歸郜防知魯鄭之合師也傳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
止言鄭主兵也經止書魯重地也
謂正矣按此魯人之言也喜于得地故以正與之以王命討不庭之事上皆不成下禮於庭中
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敘其勤以答之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按若明信酬功則有
礙於齊此來謂奉王命故以尊爵為名使齊不怒而郜可受也

鄭伯之假王命不可以欺五尺而傳曰王命又曰以王命
討不庭又曰不會王命討違王命若真以竊生為能尊王
者然蓋周衰極矣得一人提起王命則津津乎樂道之其
後齊桓晉文假此以興托尊王名義一呼而響應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程解邀不伐宋也實疑老視之會蔡衛郕皆不至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于遠郊宋人衛人入鄭宋衛

宋衛之敗以蔡人之不和也兩相對照分外自見爲自上段各則說此段補敘用串說

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言鄭取之易也解蔡怒宋衛伐戴乃蔡人、、怒。故不和而敗不同其伐鄭之功故不和以致名之敗于

宋以三國退師。卽連衛以擣鄭之虛。時鄭師尚在遠郊也。既入鄭。又恐鄭師至而無以敵。因與蔡共伐戴。戴鄭屬國也。鄭伯至戴。先敗蔡師。後攻宋衛。于是戴師內擊。鄭師外攻。三師皆不支。未但言蔡人、、致敗之故。而鄭人因此而勝、、自見。公穀以爲取戴胡傳以爲兼取四國皆非也今從程子說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稀違自宋公欲以諸侯伐鄭大興進兵至此報復之禍烈矣按宋自夏入秋師屢敗至此鄭入不能禦而敗臣生心

將云主腦自在宗盟二句然宜說便強小宗則與滕爲先年放一等與在寡人下句作說長如是與盟爲

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齊鄭石門之盟固結不二謀宋齊爲鄭用謀郕鄭爲齊用此則合兵陵弱而以郕不與伐宋即以爲違王命也

經 已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君無諸侯相朝錄云薛黃帝之苗裔按今山東滕縣南有薛城此諸侯朝魯之始。夏公會鄭伯于郲來郲也鄭地按今河南滎陽縣境。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與謀曰及按許今河南許州。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傳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按見魯受二國旅見薛侯曰我先封。杜解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官之長呂覽成周箴卜工一官亦皆諸侯爲之薛庶姓也非周之同姓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

後已明該致乃又炯任徵從對面翻轉一覺心平氣和

有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盟載書皆先同姓寡人若朝于薛薛任姓不敢與諸任齒齒列也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劉歆同日而朝兩君非獨貶也志荒矣

大行人言邦交世相朝之制漢儒依托春秋竄入周官乎別有辨即云列國相朝而曰世則一君之身一行朝禮必非如文襄之令五歲而朝也曰相朝則彼此往還必非假然受之而不報也滕薛與魯爵等班同單言寡人朝於薛亦禮所當然其云不敢與諸任齒則以魯將旅見二君故撰出非禮之禮以悅薛侯以長滕侯耳公之遜禮皆小人導之也公立十一年未嘗朝王王遣使者四又不報聘傳借羽父提出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示王朝親親大典以著

三國伐許獨寫鄭授兵廟城銳氣踴躍便見鄭君臣久蓄得許

注云宿得矣 [illegible]

[illegible] 鄭人 [illegible]

公爲宗盟之長而不朝王非天子不旅見諸侯而公受旅見所以發明經義也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祖廟）鄭公孫閼（鄭大夫於葛反）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車轅）以走（孔疏廟內授車未有馬駕故手挾以走）子都（閼字）拔棘（戟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爾雅九達謂之逵）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傅于許城下傅音附）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旗名蝥亡侯反）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而死王氏臣傳以考叔之純孝而終以爭殺哉）瑕叔盈（鄭大夫）又以蝥弧登周（偏也）麾（招也）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

安頓許叔

評云克段已十年爲奉許叔回顧明此心不安處

又云無滋他族恐其役國後卽速結仇國以相仇具承復奉社稷余一段嘆惜公孫獲處西偏

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許莊公弟）以居許東偏（東鄙也陳應言經所以書入）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惟是一二父兄（同姓羣臣）不能共億（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共叔段）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餬鬻也段出奔在元年）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鄭大夫公孫獲）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以壽終）。天其以禮悔禍於許（言天加禍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復扶又反）惟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告也）。如舊昏媾（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降下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邊垂也）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

明明兩對面許君殺化

馮云三天字是眼

補二則曰鄭莊真是府勢明見識老然亦是唇吐

前篇發考叔者衆曰皆見乃屈此於卒盜鈴何但失刑邪且亦無

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接即上文得沒於地而明

自言之。吾先君新邑於此。今河南新鄭 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 夫許。大岳之胤也。胤繼也許云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 神農之後堯四岳也 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 無許民 可謂知禮矣。

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稀少佯為不知使軍士詛之。豭音加詛側慮反 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于邪人 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此篇說者以鄭莊奸雄欺人譏左氏稱許之謬予謂不然鄭莊凡事詭譎惟此都非支飾之詞其云我子孫覆亡之不暇而傳云無累後人已將心事明告于人讀者自不察耳莊公之子八人見于經傳者四昭公忽柔弱無能厲公突殘忍多忌子亹子儀因人碌碌耳而諸臣如蔡仲公子呂雖隨波逐流無一疾風勁草故平日艷許已久垂手得之不難縣許此時晉楚未興齊又最睦而從後一思弱者無以立國後者不能料安父析薪而子弗克荷是以一段雄心不覺喜極而悲耳子孫既不能有他人乘隙得之反足爲鄭無窮之禍不得不以恃強侮弱之謀變而爲興滅繼絕之計其命百里也云不敢爲功又云不能有許我之

身後寧復諸許君無歸諸他族不特爲許兼亦爲鄭蓋以子孫不材不能禋祀許故也其命穫也謂非不知有許之利但先人逃死本無過望而天厭周德同姓弱異姓昌獨提大岳之亂者許與齊同姓而齊好未必如初暗指齊傳恐未必不定許也許意甚實有不忍明言者傳云利後嗣又曰無累後人可謂洞見其隱矣度德量力亦暗指後嗣之德力說經書入許而不以鄭主兵以未嘗滅許也傳謂其知存國之禮而取其一節夫豈誤哉杜氏亦云

王取鄔劉按鄔今河南偃師縣境劉今屬偃師縣蔿邘之田於鄭蔿邘鄭二邑蔿今偃師孟縣之間邘今河內縣有邘臺鎮古邘城也○邘音于而與鄭人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之田溫前見原今濟源縣有原鄉絺今河內縣有絺城樊一名陽樊今濟源縣隰郕今武陟縣有隰城

以新易有也

攢茅。今修武縣北。儹才官反 向。今濟源縣有向城 盟。盟津在孟縣南。音孟 州。今河內縣東 陘。今懷慶府西北一名丹陘。音刑 隤。今修武縣北有故隤城。徙回反 懷。今武陟縣西有懷縣故城。凡十二邑皆蘊忿生之田，俱屬河南省。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己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蕪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

余仁山曰：鄭之伐宋，取三師，又入郕。蓋假王命以報怨，非王意也。桓王知其久假多停，是以有四邑之取，知其長於用兵，是以授之專據之邑，可謂以詐馭詐矣。

鄭息有違言。徵以言語相違恨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按息國名，今河南息縣西南有息城 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附注息侯德薄 不量力，息侯弱 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 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

陰原羽父弑君之故

徵其辭以稱出 直不宜輕鬭 犯五不韙是也。五鬼反 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杜解 入鄭在宋不告命，故不書。按九年鄭伯伐宋不書，併於下年 十年 伐宋也，此連作入宋敗宋，無可冊 傳明言十年十一戰，則二戰非妄，不書者以宋不告也。國初史例必受政者告入告敗乃書 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臧否謂善惡得失也。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言，不須兩告乃書。按杜氏說明以後史例也 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補注類發史例

息侯大敗而還，鄭伯大敗宋師，宋息之糜爛甚矣，故宋弑于華督，息滅于楚文。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孔疏 欲令特置此官以榮已耳，以後更無大宰，蓋終不立也

蘇云羽父旣以欲桓將授之言豈可與謀聽乃自殺其身也

二段原公弒子寪氏之故

馮云禍不討於隱書弒之府謂錯解以合取也

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杜解授桓位使營菟裘。魯邑按今山東泗水縣有菟裘。菟兎都反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鄭地止焉。內諱獲故言止鄭人囚諸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尹氏所主祭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于曾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圃名館于寪氏。魯大夫□也于委反

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羽父欲以弒君加寪氏而不得故討寪氏之家僮有□者而已稱正言仕有名右之人蓋微者耳如司馬瑕按成齊之垣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弒隱其立故喪禮不成嘗見古未有居國十年而就臣位者蓋學早讓亦弒也必如吳太伯而後可授此將為相言之如桓為宋穆公何庶焉

按東萊云。當授即授。何謂將授。將之一字。所以起桓之疑。非也。桓立三年而後娶于齊。則年未甚長也。獨怪弒君之

言入于吾耳而不誅之且秉手握大權一言而干罪兩君自分必死而不速之死則求所以免死者何不至哉傳著弑父懼一語深爲公惜也不成喪故不書葬蓋以爲稱主也　弑君之賊罪在必誅必不可諱者也故州吁無知臣民討之陳佗徵舒鄰邦討之君謬曰考終是忘君父之讎而爲賊諱也可乎哉或曰諱國惡禮也曾取同姓聖人乃云知禮故君弑書薨秉禮之衛則然也曰非也君父之過禮所當隱故諱不書公若吾有君父而賊弑之而吾爲之諱其事使臣民不知其故鄰邦莫訊其端而賊無由問豈聖人之意哉故凡事可諱而君父被弑必不可諱然則春秋何以諱之蓋隱公之弑桓實主之因以疾卒赴諸侯而

已爲繼立觀其行即位之禮可見史官書曰公薨于寫氏嗣後循以爲例而弑逆皆諱矣聖人承策爲經既不得于二百餘年後追寃其事而又不可没其跡故書公薨循史氏之文而削去其地以别于十二公之考終者明著其被弑之實也如弑必當諱則晉董狐齊太史南史皆失諱國惡之義夫子何以謂之良史豈晉齊之史以不諱爲良而魯史以諱爲良乎

讀左補義卷之二終